

三年前，崩壞之始

循規蹈矩的人生，平凡無奇的生活。

似褒似貶的評語是世人給他的定位，埃爾詹半是默認半是否認。

他知曉自己內心關押著一隻蠢蠢欲動的惡獸，對這一成不變的日子感到厭倦，二十五年來的人生，他從標準的好學生，變成了標準的好員工，在家則是一位好孫子，不抽菸，沒有惡習，即使飲酒亦是淺嚐即止，酒醉失態的場景從未出現。

他活得像個典範。

但是，不知道從幾何時，焦躁的情緒在心底沉澱、累積，並逐漸滿溢，對於規規矩矩的日常生活開始感覺作嘔。

只不過再看見奶奶望向他，那眼底中閃爍著為他驕傲的光芒，他便努力將噁心感從喉間壓回腹中。

——他捨不得老太太失望。

可是累積的焦慮沒有消失，裝作不存在並不能解決問題，他知道，但卻沒想到一切崩壞的如此突然。

「……你真的有在活著嗎？埃爾詹？」交往五年的女友說，從前被視為優點的全變成了缺點，沉穩成了無趣，溫和成了無個性，循規蹈矩的生活成了不懂過日子的質疑。

埃爾詹無法辯駁，腦海中的字句全鎖在喉間，面對女友，往日流利應對職場大小麻煩的嘴舌全然喪失功能。

「你知道我要說什麼，埃爾詹。」

「……我知道。」打破沉默的是他自己溫和的嗓音，但是內容卻和心底的怒吼大相逕庭，「我尊重你的選擇。」

「——埃爾詹。」女友呢喃著他的名字，一字一字宛若嘆息，他能品味出其中的失望。

——但是為什麼失望呢？

他想著，隱隱期盼對方回心轉意，但等來的只是一句「再見」。



他一如往常的上班，一如往常的下班，分手對他的生活似乎沒有起到一絲波瀾。

——似乎如此，似乎。

他平淡的接受了分手的結果，回歸日常生活，這讓他一度以為自己是個無心的人。直到某天夜裡，他杵在房間窗台，望著夜空的星辰，茫然無措，他才發現他增加了放空的時間，同時，他的腳邊會放著一瓶紅酒，他依舊不曾喝醉，但卻天天飲酒，沉浸在醺然的氣氛中，腦筋不用再靈活地運轉，麻痺神經讓他感到放鬆。

——他甚至查覺到了，他的心底為了這脫序的放縱感到興奮。

為隱匿的興奮感到罪惡，複雜的情緒在心底灼燒，埃爾詹一度以為自己是不是要瘋了。

只是命運最愛的就是開玩笑。

當他意識到自己的脫序，並嘗試矯正的同時，像是要懲罰他那段時間對生活的漫不經心，老太太出事了。

說出事似乎有點過於嚴重，至少對老太太而言，她還是樂呵呵的過著日子，但對他，卻宛如凌遲。

——失智症。一個時有聽聞，卻沒有什麼真實感的病名。

最一開始，老太太在熟悉的街區迷了路，當他找回了老太太，兩人還以此作為話題，回憶了里德家最大的路痴，不僅細數老里德迷路的糗事，還聊到了老爺子是否也會在天堂迷路。

但是，過了一段時間，老太太找不著回家的路了。

那一天，昏黃路燈映照著老太太無措又茫然的眼眸，她站在轉角，影子拉得老長，埃爾詹莫名的從中看出了一絲委屈，他壓下嘆息與錯愕，將圍巾解下，披在老太太的肩上，攬著老太太的肩膀往家門口走去。

——踏上三步階梯，位在轉角與路燈比鄰的屋子，是他們的家。



時間不可逆。失智症的惡化也不可逆。

老太太逐漸忘了他，眼中閃耀的光芒漸趨微弱，他沒有時間難受，只是不厭其煩地告訴老太太——「我是埃爾詹，是你的孫子。」即使老太太露出了懷疑的眼神，他也不曾改變他的口氣與話語，不曾讓負面情緒沾染上他的嗓子。

但是命運的玩笑還未結束。

被遺忘不是讓他最難受的，最痛苦的是被當成另外一個人，尤其當你對那個人深惡痛絕。

老太太喚他「雷爾夫」，那是他二十多年前離家父親的名字。

對他而言，雷爾夫是惡劣的代名詞，酒癮、毒品、暴力、賭博，幾乎在社會新聞上能看見的名詞都能套用在雷爾夫身上。雷爾夫是母親離開他的主因，是老爺子離世的主因，是老太太需要在一大把年紀時出外工作的主因。

但從將他誤認為是雷爾夫開始，老太太會在他下班時，露出欣慰的笑容，眼睛因為開心而眯了起來，但是卻掩蓋不了其中的燦爛。她會說，「雷爾夫，歡迎回家。」

他從沒看過老太太這麼開心過，相較之下，先前對他感到驕傲的光芒彷彿只是個廉價又俗氣的聖誕節小燈泡。但他捨不得破壞老太太的夢，因為即使老太太不曾說過，他也知道老太太在等雷爾夫，從未改變。

不過他仍希望老太太能認出他來，那怕只有一刻鐘也好。所以就像電視劇一般老套，老太太在臨終之際認出他。

但可笑的是，老太太用曾經伴他入眠的的嗓音對他道歉了，嗓音如同記憶中那般溫和，娓娓道來的語氣像是往常的床邊故事。

——我害怕你會成為下一個雷爾夫，因此對你很嚴厲，現在想想，卻是我干涉太多了。

——很抱歉讓你活得如此不自由，讓你從小只能照著我的話走，不聽便非打即罵。

——是我對不起你。

——以後好好的生活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

染著歉意的話語如同利刃，隨著生命歸零的刺耳機械聲，劃傷了埃爾詹。

最後，老太太心無罣礙的離開，對他的抱歉是臨終前的告解，卻不給他選擇原諒與否的餘地，讓他兢兢業業的人生一夕之間成為了一個笑話。

他是替他的父親而活嗎？他無從得知，但他確確實實活出了老太太想要的樣子。

老太太喪禮結束的那一天晚上，他第一次喝醉了。他抱著馬桶毫無形象的將胃裡的食物全部吐了出來，即使最後吐出來的僅剩發酸的酒水，他還是遏止不住上湧的噁心感。

他搖搖晃晃地起身，餘光瞥見鏡中的埃爾詹——眼眶泛紅，滿身狼狽，但他卻愣愣地看了許久，直到他壓抑不住喉間的一聲低笑。

——啊，關押的惡獸再也沒有了束縛。

[MD:埃爾詹](#)

Written by 魚寓